

仁

獄

類

編

仁獄類編卷之十六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男 昌祚續輯

甥韓起龍校梓

神夢

凡四十六則

孟氏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誠之所動。雖天地且爲昭焉。況於鬼神乎。況於夢寐乎。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惟獄亦然。徵之神。

而神應質之夢而夢符非精誠所極我之神通
乎神之神神之神通乎人之神而人之神又通
乎我之神卽此精誠者之所爲鬼神夢寐也不
然而桑田以爲神神斯妖矣豎牛以爲夢夢斯
孽矣何可以是用獄哉是以君子當先務其
感鬼神乎夢寐者無徒以鬼神夢寐爲也爰彙
神夢

呂光夢督郵

呂光僭卽三河王位時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

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私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于南亭空井。小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覈之，果如夢。光怒殺興。

筮夢得馮昌

符融爲符秦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

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
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
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中馬左白而
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非祥還之夜復夢
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
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妻
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離
爲馬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
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

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文恭夢吳姓

宋胡文恭公宿。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筆楚。不敢言。

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寢夢有人來告曰
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
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詞窮治乃被
毆之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
告也

周君祝憑娼

宋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茂震以威風峭
直聲震郡縣嘗乘舟按部遙見水上若婦人長尺
餘衣袂蹁躑迎舟而來洎相近容色摧慘類有所

訴及相去咫尺。忽不見。疑偶然也。次日所見復然。其色益慘。周謂必冤魂欲伸吐。遂停棹。卽近縣拘一娼。須語言警慧者。衆莫測所爲。旣至。衣冠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冤。當憑此娼一言。吾爲汝直之。須臾娼凜凜改容。哀且泣。聲音如他州人云。妾某州某縣人。謀財已殺。事不聞于官。無由自白。敢以遺恨告。周隨錄其語。密檄彼郡。捕得兇民一鞠具伏。遂寘諸法。

默思得殺人

宋程卓休寧人。淳熙間知龍泉縣。民有遇害而失其身首。莫知孰殺之者。卓燕坐默思。恍若有見曰。只尋親人呼其妻問之曰。汝知而夫平日與何人惡。婦沉吟久之曰。嘗與伯父因競墳土有恨。乃執其人遣吏搜其家。得衲衣一件。持示其妻。一見號泣曰。此卽手所製與夫者也。復詰其人何從得此。始駭服。遂正其罪。

直卿夢投井

宋黃幹字直卿。寧宗時通判淮西軍。淮西帥司檄

幹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旦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于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于廢井得屍。

西山辯殺僧

宋真西山。帥潭州。時有程二者。開旅店生子。年二十餘。屢謀于所厚者。欲殺其父。時西山以精明稱。所厚者恐累已。赴官首之。喚其父母問之。亦云云。逮其子赴左院推勘。遂卽準伏。索到鼠尾刀解官。

問其故則卒無說。喚問其鄰里亦云嘗挾利刃。其謀叵測。但其父子之間並無他故。獄已成。西山疑之。改送府院推勘。亦如前款。西山終疑之。展轉年餘。西山一夕炷香告之天地神祇。夢神告之曰。此無怪其然。乃是二十年前事了。西山旦起未遑他務。首喚程二屏去。左右告之曰。今日獄已成。但爾心下別有何事。程倉皇良久曰。無事。西山曰。爾二十年前做甚麼事來。此事我已知已悉。爾其無隱。程乃啞然曰。二十年前有瀉山行者。在店安歇。欲買

度牒某貪其財物殺而有之。所殺屍見瘞廚中。西山乃委官籍其家產。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將程二送左院。餘人並釋放。入府禁審其子。準伏。與前詞無異。復曰。彼爲爾親父。爾何故欲殺之。其子又無說。西山曰。你別做生計。不見爾父如何。其子曰。某不會做甚生計。西山曰。你若做甚生計。我自與你一千貫錢去。其子曰。若得千貫錢。我買本度牒。馮山出家去。西山遂將所籍家產千緡與之。程二編管建昌軍。時嘉定壬午年也。

張洽夢傷痕

宋張洽理宗時改袁州司理叅軍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

假寐得袁大

宋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皆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

成都府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効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拷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污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寃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墜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

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若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

唐恪訪得屍

宋唐恪爲郴縣尉。民有被害而屍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爲信。恪爭之。令曰。不將爲君累。

恪曰。吾爲尉。而盜不能捕。吏俾無辜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屍。遂獲真盜。

蕭倅理僧冤

宋咸淳間。袁州倅蕭某。嘗到清水寺。見木魚可供琴。屢求之。僧不與。未幾。權守僧遂鋸爲四。自留其二。以二遺蕭。蕭斲爲二琴。自留其一。以一遺時相葉夢鼎。葉有琴師云。琴雖佳。但有哀怨聲。蕭遂探訪寺中。有某僧身死不明。其行童負其衣物以去者。見在某州開舖。遂捕之以至。鞫勘乃知殺僧而

負其衣鉢也。遂服辜。

田滋得火藁

元田滋大德中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藁。今藏于壁間。豈其人邪。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

張或得釋

羊角風得寬

元張毅字彥弘大德十年尹績溪十一都有死比丘棄谿中不知主名毅以事道經谿側忽羊角風擁馬首旋不已毅顧吏吾聞長老言羊角風多異物憑附豈比丘有靈邪祝期三日必索賊爾者償爾命乃物色鉤致之則死者爲慧能竊其主僧普成私藏成殺之成遂伏辜

禱神得首路

元觀音奴泰定中知歸德府彰德富商任平抵睢陽驢斃令郅乙剖之任以怒毆郅經宿而斃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郅非傷死反抵孫罪寘之獄王來訴寃觀音奴立破械出孫于獄呼府胥謂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吾以郅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于吾有睢陽小吏亦預郅事畏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以任所賂鈔陽首曰郅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商而釋孫妾

詰巫歸王田

元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乙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饑攜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爲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賂僞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王妻挽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之。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

罪歸其田王氏責神而撤其祠

禱神得姓名

元劉秉直爲衛輝路總管賊劫汲縣民張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連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得賊于汴遂正其罪

郡守辯卜解

元西川費孝先善術數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

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敎住莫住，敎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塗中遇大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敎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夫歸，將致毒謀之。旻旣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先洗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浴。重易巾櫛。旻思曰：「敎洗莫洗，得非此邪？堅不從。婦怒不肯自浴。夜半反被害。旻驚駭罔測，遂獨

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牘旻悲泣言曰死則死矣但孝先所言略無驗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道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旣辨云誠遇明卽活之證與

廉訪檄城隍

元廣州某大家交結上位而蔑視邑官嘗私繫一逋債者逃之其家誣以致死訴官取屍時邑尹王

某有私忿于大家逮至拷楚勒令招承輒復異詞
大家雖竭力營救而王尹亦百端究竟累經省憲
審覆展轉數年不得明白廉訪趙某抵任首及此
事聞本州城隍及判官靈異移文兩紙及紙錢至
廟焚化喚廟祝責限三日報應三日不報應則廟
祝決二十七下判官決三十七下越一日大家于
圈囹中呼曰其人將到矣可疏我明日逋債者詣
廉訪衙呼曰我某人也雙手如縛抱頭不釋問其
故曰釋我縛容言之趙曰請城隍釋其縛其人遂

下手悉言逃故在三百里外某處昨日被人繫其
手于首驅之至此遂釋大家而問罪王尹焉

鬼訴得殺妻

元張楨除高郵縣尹守城千戶狗兒妻爲其小婦
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屍
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卽其所發土得屍拘狗兒及
小婦鞠之皆伏辜

子襄發盜牛

國朝謝子襄名堯江西新淦人洪武間知青田縣

有盜竊牛鬻于市者。將屠牛。掣縛奔赴于襄階下。俛首如訴。襄逮屠牛者。按得其實。寘盜于法。

檄神得庫盜

謝子襄。陞處州知府。嘗有盜入庫竊官鈔。卽投檄城隍神。盜方開所竊于室。忽疾風入室。轉墮市中。守藏者適遇之。識其印誌。遂獲盜。正其罪。

尾蠅得商寃

周新。先爲雲南按察使。初之任時。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屍。惟小木私記在。乃布商也。收

之及履任令人市布得相同者鞫之卽劫布賊也
悉以其贓召給布商家家人大驚始知其死于賊
也

風葉得婦冤

周新在浙江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
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新悟曰此必寺僧
殺人埋其下冤魂告我矣往發之得婦人屍僧卽
款服稱爲神明

聖煙知謀害

陳琰江都人貢入太學選授監察御史嘗巡按雲南每出入則凝顧院東民家煙樓人莫知其故一日召其家長閉諸後堂復遣人給取其家文書匣檢閱有江西販客路引一紙乃呼其家長出訊曰汝于竈所謀害江西人某因取其貨其人卽伏辜蓋屍瘞竈下琰出入見煙樓中若有人手招以訴者

因夢得潘英

文林知溫州府元旦有人被殺死者其家赴愬乃

禱之于神。夢鷹將三雛。被風翻巢。墮地。心計郡有潘英者。殺之。訊執。遂服。

夢麥得婦私

兵部尚書石璞。初臬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壻偕婦往拜其家。壻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拷掠。遂自誣服。曰棄屍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屍。獄成。獨璞疑曰。殺其人而棄屍。非深怨者。不如是。彼初婚。方燕好。胡乃爾。出囚問曰。爾詞信乎。囚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

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夜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旣受污名。又枉死于理安邪。天其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麥字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着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窺。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其事遂白。江西人號曰斷鬼石云。

禱夢得僧姦

都御史黃紱嘗爲四川叅政如崇慶忽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遂止抵州沐而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惡詰之無祠牒卽塗醋望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姦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

夢得羅鎖兒

天順間。太原王鑑。由御史率同列刻石亭。被罪貶知膚施縣。先是縣民劉大。爲盜所戕。及其妻女。莫知其主名。公禱于神。忽夢張網四維。中係一子。旁有人曰。此殺人賊也。覺而曰。四維者。羅字也。中係一子。得非羅鎖兒乎。密遣吏。訶其姓名。果得之。執以詣縣。一訊遽服。遂寘于法。一縣稱爲神明。

得夢決疑獄

陝西人王錫祿。幼讀書未成。娶妻生子。將有十歲。

其父與銀一千兩。前來山東種鹽。得利甚多。錫祿遂娶樂妓二人。長曰夭夭。次曰蓁蓁。又與義男王恩。王惠各娶媳婦。皆有美色。錫祿日夜歌飲淫戲。無度不及二年。遂成勞症。自覺難愈。乃使王恩寄書去家。叫伊子王一夔同來。有伊兄王錫爵係生員。見書中銀數甚多。遂先來。令王恩與一夔後來。錫爵見弟錫祿病篤。涕泣謂曰。賢弟在外日久。營利甚多。皆是辛苦中來。不幸有疾。萬一不起。可無一言以告父母乎。錫祿乃執兄手。亦泣告曰。愚弟

遠遊有失孝弟。聞兄辛苦一言。雖勞不怨。望兄與
我將原銀一千兩奉與父母。代我終身之養。其餘
利息家財。幸得我兒一夔與姪一臯二分均分。我
雖死亦瞑目地下矣。言未畢氣絕。其兄痛哭之後。
卽叫樂妓之母將所用衣服併二女人責令領歸
本家。其餘銀兩將五百兩放在一匣。又將不知數
銀密藏一處。止存銀一百兩金首飾二副。隨身使
用。急顧車二輛。載棺西還。行曹州東關成家店內
宿下。夜半被推車人將銀一匣偷去。錫爵知覺。遂

與店家同稟州官。州官與錫爵同鄉，卽差快手一名李彪，隨錫爵跟捕賊人。至一大集開河，住在張善店內。錫爵每夜在外宿歇，店主亦不知爲誰。一日，復使快手李彪前往濟寧密訪，又恐快手作弊，隨使王惠同去。當夜一鼓時分，有人自房上下來，將錫爵就卧中殺死，得財開門而去。店主驚起，遂往前房尋問。錫爵不意，快手因遺下腰刀，回來取刀。適遇店主在內，快手問曰：「是誰？」店主曰：「我聽夜間門響，故來尋問。先生不見，快手往牀頭尋刀。」方

知錫爵死干卧中二人彼此相疑驚懼攫取當有
鄰人地方綁縛送官州官拷打追問二人店主張
善不勝苦楚遂自誣服有王惠因快手不去亦來
本店看知驚懼急赴許襄毅公進案下告准差人
捉來未問公先自判曰一爲跟尋一爲店主動轍
掉連肯殺人以自累乎必有別情夜間夢一無頭
生員拉一無髮婦人來告前事公解曰婦人無髮
必尼僧也想此生員必爲尼僧所殺明早提出問
曰這生員往日宿歇在何處又問曰曾到土庵觀

否店主良久對曰這生員初到店內曾與我往庵內走一遭又問尼僧年貌老少對曰少而且美公曰此事必矣尼僧何名善對曰真靜差人去拿尼僧怕懼以身求脫差人李信畏法不敢依從解至案下公曰怪此卽夢中之人也你若從實說了我打你直靜對曰這秀才閑來庵內遊翫正看見我到晚他用白銀一錠求宿後來彼此情濃他將銀兩首飾盡與我不該又與和尚說了這秀才苦死想是這和尚殺了復差前去人李信分付曰和

尚若走了。必拿徒弟。但和尚多有重名。恐或錯拿。
慢事。又問尼僧和尚何名。何寺。對曰。名無塵。住光
善寺。徒弟名月朗。亦在寺後住。李信到寺。無塵果
先去矣。急拿月朗。月朗說無塵寄親之家最多。知
在何家。不如粧做道人。各門化飯。訪察的當。然後
可。不然。則驚走遠遁矣。李信曰。是。遂訪數村。果在
一家飲酒。李信稟官差人拿住。解到案前。無塵知
事不諧。遂備將前情實告。與尼僧所言無異。公復
追銀八十兩。首飾一副入庫。將和尚問罪處死。復

差王惠去原籍叫一皐一夢來領贓銀行至長垣縣途間偶遇王一皐等三人王惠俱告前事四人抱頭而哭忽然大風晝晦四人投至前村一酒店家男子不在王惠窺見一匣無異前匣王惠密與三人說知遂問婦人你家父子何往對曰從昨日去討酒錢今日將到王惠等密備器械待其自至至日西父子帶酒果至高聲問曰你是甚麼人四人齊聲曰俺是拿賊的即將父子縛綁打問前銀不肯實說婦人素恨前子故視地下王惠掘地果

得前銀。仍放此匪。帶人同至案下。公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可見人各有命。財各有分。不然。何相遇之巧邪。將賊送。入獄中。遂出庫中前銀。付與二子。戒之曰。爾父不安本分。客死他鄉。幸得鬼神默祐。相遇頗奇。必二子之福也。爾之明見者。固有其數。爾父密藏者。必在棺中。爾當二分均分。各守其業。毋效前人之所爲也。二人痛哭叩頭而去。載棺到家。啓棺視之。果得銀三千餘兩。二人從命均分。其祖致仕知縣。每朝焚香祝天曰。願我許老爺壽享

千歲世做大官。後果然。

夢雪鸞英寃

山東萊州人閻自珍。未生之先。其父閻瀾。與素厚友柳某。有指腹成親之約。後柳生女。名鸞英。閻生男。卽閻自珍也。二家遂情願許結婚姻。柳後登進士。官至布政。閻瀾卒。教職清貧歸家。柳因自珍家貧。遂有背約之議。鸞英泣告母曰。雖未過門。心已許之。他圖之事。有死而已。母告其父。雖陽許諾。而陰謀不改。鸞英竊知父志。終爲不改。不得已。乃密

央鄰家老嫗往告自珍曰妾有私蓄願君日暮挾歸則姻事可成自珍聞之喜不勝情遂與受業師二子劉江劉海詳言其故二人遂密定計設酒賀珍勸飲沉醉至期二人潛往柳家果得其財然江海平日嘗會飲于柳家其面目聲音使女識之鸞英覺其有異遂罵曰好狗賊詐取吾財明嘗告官江海恐洩其事遂殺鸞英併使女于地時夜將半自珍酒初醒始憶鸞英之約急往赴之至則已死于地矣顛仆屍上遺靴一隻驚懼奔走回家不覺

印手血于門上。明日官以手血之驗追珍于官。不勝刑苦。遂自誣服。因無兇器。賊私未曾申請。明日許襄毅公適歷其地。夜夢一女子無首。跽而泣曰。妾名柳鸞英。爲劉江劉海所殺。非閭自珍也。又誣繫于獄。公覺而異之。鞫獄。乃陽爲神鬼告語之狀。汝名鸞英。所告者何人。少頃。又曰。汝告劉江劉海殺人。未詳真僞。吾當爲汝追問。乃密捉江海于案。仍爲鸞英在門前對訟之狀。歷道其殺人利財之迹。江海驚懼。叩頭伏罪。賊私俱明。閭自珍得免。後

因感激憤發。讀書登科授官。封鸞英爲烈女。父事許公終身焉。

見蛇明冤獄

費縣定慧寺。一方大刹也。四無居人。林木可怖。許襄毅公巡歷去寺二里許。偶有三蛇當道。逐之去而復來。仰首若哀訴之狀。公驚異。乃命之曰。若有冤抑。當指死所。吾爲汝白之。蛇乃踴躍先行。至寺傍一大水坑中。不出。公遂駐節。令人泄去坑水。三屍宛然枕籍于中。取寺僧鞫之。則利其攜致命者。

也。僧遂伏辜。人以爲神。

聞聲申女寃

太守孫公遇。天順中。知吾徽婺源。有處女爲強民所脇。詬詈之。被縊死。是後府廷有呻吟之聲。若訴寃者。遇廉得其狀。爲申其寃。聲遂息。

嗥犬得商甦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京師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衆徒。併其僕殺之。仍以二僕屍壓

于商屍之上。實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遊賞過其寺。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屍見矣。起屍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于朝。盡捕僧寘于法。

驗夢得周彪

成化間。牟倖爲江西按察使。夜夢在舟中。有虎身被三矢。登舟而咆哮。噩而寤。意殊不樂。明日以告

察佐有胡僉事者頗廉明知牟之行事多躁急乃曰公治獄得無有冤乎牟艷然胡唯唯而退既而聞牟嘗斷吉安有一女子殺夫事可疑初女子許嫁一庠士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同學友周彪彪家亦富嘗聞其女美而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死從行者驚散貧士之父疑女家疾其貧而殺之冀欲他適也遂訟于牟牟乘怒不察因按女有姦謀殺其夫蓋惡其家之不義故被以

汚名耳。胡移文逮貧士之父問之。且得其顛末。且問女與何人姦。則不得其主名。使媼驗其女。又處子。乃謂貧士之父曰。汝子與誰交最密。曰。惟周彪耳。胡沉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牟之夢是矣。越數日。移檄下吉安府。取高材生修郡志。而周彪之名在焉。旣至。觴之酒半。獨召彪于後室。屏去左右。引其手。歎而謂曰。牟公廉知若事。欲置若于極典。吾憐若才。且勸牟公以獄旣成。不容反異。若當吐實。勿欺吾。則相救耳。彪錯愕戰慄。卽跪。悉

陳之胡錄其詞。潛令人擒其同謀者。具獄以白。牟。牟卽日欲杖殺彪。胡止之曰。須衆証以出其女。然後殺之。未晚也。不然。恐有異詞。牟愧謝從之。一郡稱胡爲神明焉。

祝蜂得屍處

汪靜軒舜民。成化中爲御史。巡按陝西。甘州人騎驢出。爲盜所殺。莫得其屍。有蜂飛遶案下。舜民異而祝之。蜂去。止一土壤。發之得屍。盜遂服辜。人以爲神。

鄺公斷疑獄

鄺璠知吳縣有朱氏子以販漆富謀殺弟母問庇之官數易弗得其情御史以屬公夜夢所殺來愬語刺刺含糊莫辨似謂其嫂氏與兄手害之公曰是必斷其舌矣明日使人扶其口驗之果然獄遂成御史神之

才寬斷朱英

才襄愍公寬遷安人初知西安府有民失金于食店急白寬寬仰見飛鷹入有蜘蛛墜案曰店中必

有姓朱名英者得其金詰得其人果出金以給失

者至今民謠曰才寬斷朱英

此出陝西通志寬于正德四年歷官工部

尚書總制三邊死虜難又嘉興志載正德申海鹽張敏知蘭州有郎失金而誦誦之無跡驀見豕突庭下皆有鴉蘊猪櫻菓敏悟曰櫻金者其屠戶朱英乎竟得其人出其金此二事適相類而皆出于陝又所斷朱英姓名皆同疑只是一人事而所傳有異同耳

陸遠稱神明

陸遠知海州一日行部有旋風三匝馬首遠疑有冤令吏卒邏察之有一人死樹下折擔尺許貫其喉乃土人房勒殺買牛商移屍于此密擒之一訊

而服。又過大伊鎮。有小犢鳴號于前。使人隨犢所之。盜牛者方殺犢母。捕之。於是訟衰盜。州稱神明。

天福理旋風

姚天福。長憲還東。道行遵化。風旋馬前。公默然曰。汝冤。從我去爲汝理。至縣舍。風卽見令。縣以橐韉。士覘之。信宿及蓊薈。而風息。得五屍。皆短衣。其一衣中得一小印。公下令。居買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市辦之。賊果執。

鴉噪得商寃

時貽有商。乘蹇驅蹇者隨其後。見二鴉爭枝墜地。偶攫取得一商曰。是不足當一嚮。何庸可縱之去。吾以一嚮資給汝可乎。曰然。發裹而金見。頗饒。其人盜心生。前途近夜僻寂。遂推商墮地。用鞭靶撞其喉死。倒置之深穽中。挈裹去。明發鴉噪。邑令堂上。若有所訴。令遣健卒隨之。往得穽屍。取鞭其喉。然莫知誰何。鴉復導至驅蹇者家。其人甫歸。金尚未發。見鞭色沮吐實。令以抵死。而豢鴉籠中。每就

讞諸大吏。鵝皆從以嘴距示意焉。

郊蛇鳴商冤

湖州郡丞藍偉。鄧州人。嘗道其令屬邑時。適郊有蛇當道。驅之不去。公曰。必鳴冤也。令人隨其所之。至一野塘止。卽令醵去其水。得隻磨。再發磨。有伏屍而不知誰氏。公令徧求村中磨合者。果得焉。蓋有商客其家。相其橐重。因殺之。沉屍野塘。而覆以磨。讞得實罪死。復移文招其子至。以其橐歸焉。

汪明夢池屍

汪明字廷瑞黟縣人以監生授湖口知縣一夕夢大池側一人披髮帶水訟其冤明日往池中搜之果得屍爲怨家所傷治抵罪人稱神明

因夢得杜福

吳昂海鹽人嘉靖中任福建僉事有告妻殺夫者昂疑其獄禱于神夢一小兒據其腹昂曰殺其夫者必杜福也踪跡之果杜福與其夫賈殺而取其貨捕之一鞠輒服妻得不死閩人呼爲神明

周侯夢姜姓

嘉靖己酉盜發棲霞之藏令以罪藏吏吏與令交惡太守周公禱于城隍夜宿祠下夢得盜者姓曰姜書片楮示丞尉盜果出盡復其金

陳彝得發塚

陳彝青州人隆慶四年任嚴州府淳安縣民有先塚爲豪右所發者彝往按之夢一偉丈夫投二句云可憐千古興亡事只在今宵一夢中翌晨有以帕裹其頭顱如斗大來訴竊發者遂伏辜焉

糾糾訴商冤

紹興郡丞張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公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爲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廵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扇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此放生地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斧出三人死焉二僕有腰纏求之不獲必解金與購而累累者見故誘至此行殺而奪金也公命急捕之人

金甌得以屬其守石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而腰纏歸商。

仁獄類編卷之十六終

仁獄類編卷之十七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從弟懋禮立之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敏速

凡二十四則

夫見鈍者迂于事識遲者緩于幾迂故多不斷之刑緩故多積滯之獄無論議刑之當否何如卽此不斷積滯之餘民之冤苦者蓋什百矣昔者聖人作易以需爲事之賊而於旅則曰以明

慎用刑而不留獄。夫族者寓而不居。暫而不淹。是故用刑者取象焉。蓋誠不留則當幾而斷。無迂事矣。迎刃而解。無愆時矣。古之人能用此道者。片言折獄。其選也。下此則朱博之立剖。姚崇之應變。雖未必其盡合于制中之宜。然其敏速之才。則亦有可取也。諺云。一升米了官司。夫官誠立斷。一升焉足矣。何煩多米也。雖然。亦有不當速者。諺又不云乎。凡事都因忙。後錯了。蓋敏速者。當事之斷也。詳審者。先事之周也。此又可

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者也爰彙敏速

一時決罪狀

陳矯東漢時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而決

剖斷旬日了

薛冑隋時除兗州刺史到官繫獄數伯冑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

數日釋百餘

郎茂周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伯。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伯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卽日詰根緒

崔昂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爲妾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

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鞫掠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推問卽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嘆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所憑甚以爲愧

晝夜盡決遣

宋王襄知開封府府事浩穰訟者株蔓千餘人縲繫滿獄襄晝夜決遣四旬俱盡又閱月獄再空

齊賢命易舍

宋張文定公齊賢同平章事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使所能決

也。臣請自治之。齊賢乃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財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趨徙，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也。

默記以次決

張文定公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置板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了，無遺忘。吏民大驚，以爲神，不復敢欺。

伯康黜奪田

宋司馬旦字伯康溫公兄也歷鄭縣主簿鄭有婦
蘭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爲奸謾十
年不決旦取案一閱情僞立見黜吏十數輩冤者
以直

卽時誅惡黨

宋神宗實錄載呂居簡擢提點京東刑獄徐州人
有告孔直溫等挾妖法誘軍士爲變而運使不受
理者居簡亟令改狀卽時捕其黨誅之詔遷一官

已而濮州復有叛者。民相挺驚潰。居簡卽馳往。得其首惡誅之。因閱兵饗士。奸不得發。詔又遷一官。

緘牒警欺調

宋錢勰神宗時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伯勰隨卽部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前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譖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數語卽吐服

失節管夫爲廣州錄事參軍楊元寇暴山谷間捕繫獄屢越以逸且不承爲盜旣累年後付節夫詰以數語元旣吐服將適市與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可無恨

南公辨傷痕

宋李南公知長沙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卽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棒柳以葉塗肌則如青赤傷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

則硬僞者不硬耳

一問得隱金

宋滕元發知開封民王頴有金爲鄰婦所隱閱數日不獲且頴憤而致偃扶杖訴於庭元發一問卽得實反其金頴提杖仰謝失偃所在

決水一晝夜

宋蕭定基初監成都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爲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爲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

二十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定基。定基曰。約所以爲均。卽不均。約不可恃也。乃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氏卽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

郎簡治僞券

宋郎簡知竇州。有掾死子幼。贅壻僞爲券以奪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訴於朝。下簡劾治。簡遽取舊案示之曰。此爾婦翁書否。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壻遂伏罪。

府尹捕姦僧

宋某州某士夫攜妻至臨安訪親舟至岬語妻曰
待到某家借轎我不能自來以我紫衫爲驗時有
僧亦泊舟客聞其言卽覓轎并紫衫來妻不復辨
卽行乃至郊外入寺中一少年引入曰官人在此
妻意夫在也隨少年入深巷數曲至一小室酒肴
畢集少年去巾乃僧也卽強合之妻不從少年指
牀上刀曰畏此不畏遂從之凡三宿引至土窖中
階級凡七八曲方圓廣十餘丈一面窻明透地窻
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堆土土外墻塹人迹不達

上下前後。木板裝闌。牀帳。幾。棹。日用飲食器具等。色色整齊。羣婦聚居。凡三十三人。皆美色也。寺中僧行二十餘人。童僕十數人。至暮則亂行淫穢。十數日。則置宴。僧行列坐階上。羣婦列坐階下。酌酒供食。婦女自相偶語。皆宦家妻女。有居此者十數年矣。老者病者。則又引出。陸續有新至者。每日羣僧出外。見婦人有姿色者。卽百計圖之。得者先引入私室。三五日方引至此。至此則雜然矣。一日引一女子至。年十四五。羣婦問之。乃某太守女。全家

在京候差。因觀燈於人叢中。與一婢女失隊。一士人引之行。曰。路從此歸。乃引至寺。去巾僧也。在其私室十日。方送至此。亦不復知婢所在。諸婦人聚居。日夕切齒。無脫身計。於中亦有二三健婦。欲謀一夕各殺僧衆。而脆弱者多。恐不濟而不果。每日僧多出外。輪遞一二僧守窖。一夕止有一僧宿。羣婦問故。僧曰。今日皆送喪過海。明日方歸。是夕三婦人謀遁。伺僧寢。啓關尋路出窖外。逾數牆得達大路。問路歸臨安。詣府尹陳告。尹大驚。時宋孝宗

內禪恐明日宣赦尹卽日部伯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羣婦召主承領府尹到寺時僧衆適盡歸窖中脩辦飲宴亦不知三婦人遁去也湖州士夫妻遂亦得歸初其夫扛轎持紫衫來時沿厝者曰適有轎夫持紫衫擡去一婢亦隨去矣轎夫回報士夫大驚遍索不得止於三日後得其婢云轎行如飛追逐不及到街市交雜處不知所在也當府尹點集婦人姓名時某太守女問其婢時尚有僧數人未盡殺詰之云凡老者病者皆引出殺之瘞於

寺後此婢想亦殺而瘞之矣。掘之凡三十餘骸。所獲金帛亦不貲云。

嚴尉縛僞丞

宋理宗朝隆興府分寧縣有趙縣丞者。魁偉豁達。斷事明當。憲司喜之。宰嘗招同官及宅眷各會飲。縣丞妻獨不飲。且數垂淚。宰妻怪問。丞妻請間曰。我夫昨任某主簿。罷任在湖中。被此寇將一家老幼童僕俱死。獨留妾以爲妻。就用夫主誥勅調此縣丞。同行六人。臂上各有三點號。或爲書院官。或

稱親戚晝則散處夜則同宿獨此寇能書判推以
爲首妾不甘其辱耳宰妻聞之於宰時新喻縣嚴
仁勇作尉以能稱宰密與謀促前筵散坐移入後
堂不令諸廳人從入纔坐但見尉司人報提刑司
有下上司文字請縣尉親拆嚴卽出點弓兵盡獲
丞廳人從復就坐搏丞縛之送獄取問是實具奏
正刑趙妻送歸父家

司戶謀僞帥

宋端州趙司戶往赴調一日忽失其妻趙不復索

偽遭喪以歸。後十年，妻之弟至江陵，忽見新帥之任，有轎伯餘乘其第十轎中，乃其姊也。相顧久之，莫敢發視。次日復候之，果然見輿中遺片紙於地，曰：「明日可候於城隍廟。」次日至廟，姊乘間以片紙裹金二兩，叱之亟去，視之云：「某帥盜也。」家五伯口皆盜，姬妾皆士夫之妻女也。令以金爲投牒費。時孟珙爲閫制，弟亟往告。孟集官僚議曰：「彼五伯人皆盜，未易制也。緩之則逃，急之則變，奈何？」皆莫敢對。有司戶某年二十許，甫登第之任，亟曰：「此事易。」

與耳。孟遽攜其手謂曰：君有何策？曰：此有水軍，令扼其上下流，毋使逃遁，設大宴，及其妻妾，犒其從兵，於教場，伏兵殲之，以帥付獄，伏其辜矣。孟大喜，果獲焉。推勘具得其情，乃某官罷夔路倅，盜殺之江中，以其誥勅改調至帥也。妻妾伯餘人，皆仕宦之妻女，其黨五伯人，晝則服役，夜則同其妻妾，以居，聞其事於朝，正其罪。趙之妻復歸於趙，餘皆訪其親而歸之。時祐年間也。

閱牘免餘盜

宋王汝舟知南劔州所部沙縣獲強盜十三人已殺其首餘皆當死汝舟一閱牘卽得捕盜官利賞增人贓之狀不日而決皆免死

王惲出逮繫

元王惲至元中授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太平縣民有陳氏者殺其兄行賂緩獄蔓引逮繫者三伯餘人至五年不決朝廷委惲鞫之一訊卽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者

王約釋官守

元王約遷刑部尚書富寧庫失金約疑番直宿衛者盜之未幾果得實庫官吏獲免通州倉米三萬石因雨而濕約謂必積氣所蒸且壞守者獲釋

許公發誣反

國朝許襄毅公進除御史有道士以黃白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爲已功逮李伯口至京燬成獄下法司讞公發道士奸卽日磔道士於市

端敏卽日決

仕集類編卷之十一
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胡端敏公世寧仁和人
初爲南刑部主事時西寧侯家訟更九司十三道
訟者老且貧矣公一閱得其情卽日斷決

永清去婦衣

魯永清蘄水人爲成都守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
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卽決飯未嘗再
炊有魯不解擔之謠臬長適有以姦訟者一曰和
姦一曰強姦不能決以屬魯蓋欲試其決也魯令
隸有力者一人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裏衣婦以死

自持隸無如之何。魯公曰：「供作和姦罷訟，遂決。」蓋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況可犯乎？

仁獄類編卷之十七終

仁獄類編 不卷之十七